

民國滬上初版書·復制版

東方大同學案下

劉仁航 著



上海三聯書店

民國滬上初版書·復制版

東方大同學案（下卷）

劉仁航 著



上海三明書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大同学案(上下卷) / 刘仁航著. —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4.3

(民国沪上初版书·复制版)

ISBN 978-7-5426-4608-8

I. ①东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哲学史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3708 号

东方大同学案(上下卷)

著 者 / 刘仁航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王倩怡

封面设计 / 清风

策 划 / 赵炬

执 行 / 取映文化

加工整理 / 嘎拉 江岩 牵牛 莉娜

监 制 / 吴昊

责任校对 / 笑然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jpc1932.com>

邮购电话 / 021-24175971

印刷装订 /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

版 次 / 201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650×900 1/16

字 数 / 580 千字

印 张 / 46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4608-8/B·344

定 价 / 226.00 元(上下卷)

劉雲笈先生著

下卷

東方大同學案

阮明敬題



『五四』時期及其後的一段時間裏，中國幾乎變成了世界學術的縮影，各種主義、黨派、學派、宗教紛紛傳入，形形色色，應有盡有。一個時間，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春秋戰國以後的又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。在學術思想界、文化教育界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，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。

——周谷城

劉仁航 著

東方大同學案（下卷）

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

楊子兼利學案序第三

昔顏習齋有言，後世有贊成我者，我道必傳，有反對我者，我道亦必傳。而某君薦公孫鞅于魏也，曰：不用則必殺之。蓋用者殺者，均足以推廣其道。此觀于耶蘇既有徵矣。中國自漢武帝桎梏學統，至于清亡，共二千餘年，爲東方學術思想專制黑暗時代。與羅馬君士坦丁帝三十一年後統一宗教，罷黜異教正同。而武帝以前，思以狹量排除異派者，孟子亦其中有力之一人。孟子曰：楊墨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。楊氏爲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；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。余自幼頗疑此言，孟子斥彼爲洪水猛獸，而同時又稱其盈天下，豈天下人盡愚而孟子一人獨智與其必有可以盈天下者在也。尤可笑者，孟既稱楊學不肯拔一毛，而同時詫異其盈天下。夫豈有自私自利如此，而天下歸之者乎？余于民八年冬，既成孔老墨耶佛五家大同學案，此後即在晉洗心社講學，兼到鄉間提倡村治。距省之南四十五里，曰晉祠，古唐村者，晉水源出于此，爲太原模範村之試辦地。余常嘯傲盤遊其間，玩山林泉流之盛。久宿懸壺山麓，把卷眺汾，晉雙流，摩娑周栢，耳聽松濤，與男女校學生兒童書聲琴聲及鳥聲相應和。平常惟携莊列太白詩東坡詞作伴而已。一日偶憶孟

子駁楊墨之言，年來墨子之文屢有人提倡，

提倡墨子之文以資異聞而已，并無人能實通墨道及行墨學也。

已証明孟子之偏

見而楊學獨無聞焉。乃取莊列關乎楊子學術者，搜剔而整齊之，不圖遂通楊學大要。乃嘆曰：有是哉！楊子之言盈天下，決非偶然，蓋純然大同家言也。豈孟子子小康眼光所能通乎其精妙且高出墨子上，無怪乎稱者先楊而後墨也。其論學根據之點極精確，不可磨滅者，有數大端，

一、人生觀，

主無常與憐生，

二、經濟學，

主公身公物，兼利，

三、養人之文明物質，

認食衣住用男女等，爲人生幸福要素，

此三者皆古今大問題，而于今爲烈。楊氏之學，深合近世歐化，不類數千年來東方所有學派，宜乎其爲衆人反對而獨蒙惡名也。雖今西方各家科學，若不藉機器炮火之力，尙不能宣傳于世界，況區區數千年前一卷之書，其何以能光大乎。余家甚近荀卿蘭陵，孟子者乃山東鄒人，而吾近鄰塾師也。徒以吾淮北山川枯澹，生民艱窘，風俗拘墟，故思想頑陋。以視南派老莊之超妙，許行之高逸，屈原宋玉之婉芳，蓋北方之強，與南方之強，其風化濡染已

大相懸殊矣。況囿于孔氏之小康學派，對于南派楊氏及許行大同學均盡力攻之，固不愧北方鄉儒眼光也乎！然自有此攻，而人尙知楊墨之名至今日。我卽由其攻而引起研究之趣味。竟得窺見楊子學說圓滿廣大全體，則孟氏攻之力也。夫孰知孟氏以無父無君爲楊墨罪者，楊墨所含之主要問題，卽在是乎。夫大同之法，第一義在廢家國也。祛除家庭之苦與國殺之苦，而一切以「公身公物兼利」行之。此楊學大義，証之最近新潮而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，非「忠義名絕」「君臣道息」不能「物我兼利」。楊子真深通大同哲學政教倫理經濟諸學而爲之者也。豈小康小儒可夢見哉。嗚呼！其人生觀精，其經濟學精，其科哲學精，眞絕作也！惜乎其書不傳，謹賴此篇亦可推全豹矣。此東方大同學之弘寶，亞洲文化之光榮也。故喜而序其探得之動機。願讀者印証之。至楊學所以在此二千年中不得見天日之故。則以楊根本主廢婚宦，息君臣，脫去家國苦軌，使生民休息無爲之樂，固與克魯羅素等所倡二十世紀以後之思潮同調。勢必爲二千年「地獄道政府」所排斥禁絕，及附屬地獄鬼王儉活之餓鬼學士所呵斥譏笑矣。或曰楊朱卽莊周，今由書中地理之西東及學術趨勢考之，皆相去甚遠，絕不類。又有尋行數文，自命國粹考據家，考其眞僞年代者

此又與華嚴中數菩薩劫量之時間相等，付之一笑，不值與辯也。



東方大同學案

樂天修養館叢書甲部之三

下邳劉仁航著

趙修五演義

楊子兼利學案第三

上篇 論古一 生死觀

列子力命篇第六，『楊朱之友曰季梁，季梁得疾；七日大漸。』（大漸，就是危險的意思。）其子環而泣之，請醫；季梁謂楊朱曰：『吾子不肖！如此之甚，』（季梁因謂他兒子給他請醫，不能了達生死，所以說他不肖。）『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？』楊朱歌曰：『天其弗識，人胡能覺？』（天尙不能知道人的生死，人怎麼能知道自己生死的道理呢？）『匪（同非）佑自天，弗孽由人，』（人的生不是因謂天保佑纔生的，人的死也不是因謂自己作孽死的。）『我乎！汝乎！其弗知乎！醫乎！巫乎！其知之乎！』（我同你尙且不能知道生死。那個醫生巫婆怎麼能曉得呢！）

楊朱歌的意思很深，就是了達生死的道理；不大容易懂，現在把他的意思引伸出來就是：——

生呀！死呀！那個掌管？

鶴的脖子爲什麼長？

蛙的脖子爲什麼短？

烏龜的壽數怎麼幾千年？

蜉蝣的命運怎麼一轉眼！

到底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？

若是問老天也不管。

無論那個生死長短先後，

大家都摸不着頭腦，

聽其自然。

還請什麼理脈評氣的醫生，

敲鑼焚香的巫婆，

他慣會拿些陰陽寒熱瞎說病原。

『其子弗曉，終謁三醫：（謁就是請）一曰矯氏，二曰俞氏，三曰盧氏，診其所疾。矯氏謂季良曰，汝寒溫不節；虛實失度，疾由飢飽色慾，精慮煩散，非天非鬼；（不是天氣也不是鬼氣）雖漸可攻也。（病雖是危險還可以治）季良曰，衆醫也！亟屏之！（衆醫就是庸醫亟作速字解）俞氏曰，汝始則胎氣不足，乳澶，（竹用反就是乳汁。）有餘，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漸矣；弗可已也。』

俞氏向季良說的意思，就是你自從出生的時候算起；你的先天胎氣已是不足了，後來你必須要吃飯喝水；漸漸的受了些水濕，許多的病就從這生出來；你的病不是霎時得的，從你出生的時候就種下病根了；這病不容易治啦！

『季梁曰：良醫也，且貴之。盧氏曰：汝疾不由天，亦不由人；亦不由鬼，稟生受形；既有制之者矣，藥石其如汝何？（人既出生以後，即免不了病和死，藥石也是無用的。）季梁曰：神醫也，重貺遣之；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。生非貴之所能存，身非愛之所能厚；生亦非賤之所能夭，身亦非輕之所能薄。故貴之或不生，賤之或不死；愛之或不厚，輕之或不薄；此似反也，非反也。（說理甚精）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。（法爾如此）或貴之而生；或賤之而死，或愛之而厚；或輕之而薄，此似順也；非順也，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。鬻熊語文王曰：（鬻熊是文王的師傳。）自長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損；算之所無，若何？老聃語關尹曰：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。（誰能知道天的意思。）言逆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』

（若是逆探天意，預揣人間的利害：這個機心一生，無論如何用智用力，總是不對；也必免不掉凶禍，若順其自然；心中並不妄生波浪，自然就與天意暗合。）此篇想見楊子了生脫死的境界

『楊布（楊朱的弟弟。）問曰：有人於此，年兄弟也；言兄弟也，才兄弟也，貌兄弟也，而壽夭父子也；貴賤父子也，名譽父子也；愛憎父子也，吾惑之。楊子曰：古之人有言，吾嘗識之，（識音志就是記。）將以告若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；命也。（自然的道理，不可用智識測度他。）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，（若若就是隨順的意思，以上八個字；都是形容人機心不起時，自然的動作。）隨所爲隨所不爲；日去日來，孰能知其故？皆命也。夫信命者，無壽夭，（死就死，生就生，生同死本來平等，並沒有甚麼長短高下；所以分不出壽夭來。）信理者無是非；（一個共同的公理，分散到萬事萬物上；

若是認定這個共同公理，就曉得一切衆人互相是非的事，是無謂的了。（信心者無順逆，（心是個大圓鏡子，本來沒有上下橫直斜倒偏倚高低順逆的分別；正合着佛說：「順逆皆方便」）信性者無安危；（性本是極自然，極坦白，極普遍，的個東西；說不到安危，一有了安危，便不是本性。）則謂之都無所信，都無所不信。真矣！慤矣！奚去奚就？奚哀奚樂？奚爲奚不爲？黃帝之書云：至人居若死，（心若死灰形如枯木。）動若械；（機械的動是無心的動）亦不知所以居，亦不知所以不居；亦不知所以動，亦不知所以不動；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；（無衆生相）獨往獨來，獨出獨入；（往來出入無所待。）孰能碍之？」大無礙。

看來可想見楊子是一個逍遙遊的真人了，此篇大有禪門風味，

楊朱的生死觀，就是生便生，死便死；生也不足喜，死也不足悲；一一聽其自然便了。本來沒有生死，所以纔能了達生死，真是無畏金剛。

一 憐生觀上

甲 去名

列子楊朱篇第七：『楊朱（注字子居戰國時人。後于墨子）游於魯，舍（去聲館也）於孟氏，孟氏問曰，人而已矣！奚以名爲？曰以名者爲富，既富矣；奚不已焉？曰爲貴，既貴矣，奚不已焉？曰爲死，既死矣，奚爲焉？曰爲子孫，名奚益於子孫？曰：名乃苦其身。燠其心；乘其名者，澤及宗族，利兼鄉黨，況子孫乎？凡爲名者必虛，虛斯貧，爲名者必讓；讓斯賤。曰：管仲之相齊也，君淫亦淫；君

奢亦奢，志合言從；道行國霸，死之後管氏而已。田氏之相齊也，君盈則已降；君斂則已施；民皆歸之；因有齊國，子孫享之；至今不絕。（與他自己有何益呢？）若實名貧，僞名富。（爲善不因名而名自生，這是實名。因釣名始爲善，這是僞名。）曰：實無名，名無實；名者，僞而已矣。（不僞則不足以招利而求名，所以孔子說：古者生無爵，死無諡，古卽指大同世。）昔者，『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，而不失天下；享祚百年。』『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；而終亡其國，餓死於首陽之山。』實僞之辨，如此其省也。（省猶言明察。）

楊朱曰：百年壽之大齊，（去聲限也）得百年者，千無一焉。設有一者，（假如有一人如此。）孩抱以逮昏老；幾居其半矣，夜眠之所弭；（止也）晝覺（音教）之所遣，又幾居其半矣；痛疾哀苦亡失憂懼，又幾居其半矣。量十數年之中道，（由然而自得；無介焉之慮者，亦無一時之中爾。則人之生也，笑爲哉？笑樂哉？爲美厚爾，爲聲色爾；而美厚復不可常墜足，聲色不可常翫聞；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，名法之所進退；遑遑爾，就一時之虛譽；規死後之餘榮，僞僞（同蹢躅獨行貌）爾；慎耳目之觀聽，惜身意之是非；徒失當年之至樂，不能自肆於一時；重囚繫桎，（手械也）何以異哉？（這是說小康以後一切法律道德的矯揉苦人，與孔子禮運所說小康略同。）太古之人，知生之暫來；知死之暫往。（這是大同世人生觀，宇宙哲學大同設教的要件。）（教人先觀無常也，）故從心而動，不違自然所好；常身之娛非所去也，故不爲名所動。（名關不破斷不能大同，共和元年，初時人心很安靜。自袁氏秉政，但見勳章爵位等；每日在報紙上連篇累幅，而下標無用的虛名；顛倒天下的好惡，是大

亂的根本；觀巢許可證。）從性而游，（游字極妙；法華經稱「觀音菩薩游此世界，」游是化境，大同世以游爲要。）不逆（乖迕也）萬物所好；死後之名非所取也，故不爲刑所及；名譽先後，年命多少；非所量也。」

以上兩段有五條要件：一是不爲子孫。二是不爲刑賞。三是不爲名。四是觀生死無常。五是任自然從性而游，如鳥出籠。就是：『打破環境還其自然。』

『楊朱曰：萬物所異者生也，所同者死也，生則有賢愚貴賤，是所異也；死則有臭腐消滅，是所同也。雖然，賢愚貴賤，非所能也，臭腐消滅，亦非所能也，（是自然非人爲的意思）故生非所生，死非所死；賢非所賢，愚非所愚；貴非所貴，賤非所賤。（就是無生死貴賤的意思）然而萬物，齊生齊死；齊賢齊愚，齊貴齊賤，十年亦死；百年亦死；仁聖亦死，凶愚亦死。生則堯舜，死則腐骨；生則桀紂，死則腐骨；腐骨一矣，孰知其異？』

此一段是嫌人因爭過度的空名，所以妄分出賢愚等兩個字，叫人爲空名而受苦，不是人的本性，而且鬧出天下的大爭殺來，故極力冷笑他們，像東方因皇帝的空名，西方因爭上帝的空名，殺了多少人，這是何苦呢？比較下來，就知楊子打破名關的高見了，杜甫詩「儒術于我何有哉？」孔邱盜跖俱塵埃，正是此意，本來聖人無名，是老莊派的正宗了，

且趨當生（且謀生前）奚遑死後？（言顧不及死後的事）

由來國家觀念太重，就爲利所誤。宗教觀念太重，就爲名所誤。空爭死後，反忽了現在事實，所以

最近潮流，一切科學無不注重人生，不像中世紀人迷信神話，專說死上帝的事了，這樣觀念詩經上也有，

『唐風山有樞，隰有榆，（都是樹名）子有衣裳，弗曳弗婁，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愉。（樂也）又山有考，隰有紐，子有廷內，弗洒弗埽，子有鐘鼓，弗鼓弗考，宛其死矣，他人是保。又山有漆，隰有栗，子有酒考，何不日鼓瑟。且以喜樂，且以永（長也）日，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』。此等警戒，注重當生的態度極深切了，希臘伊壁鳩魯派說 Epicurean School: Let us eat and drink to morrow we die 今日讓我們飲食，明日恐我們不在了，與劉伶之死便埋我，正同一放達，這種理想，雖然未必處處適用，然而也有時很應該提倡的，尤其是大同世學派的正宗南海康先生題大同書云，人道只求樂，天心惟有仁，所以伊壁鳩魯說快樂就是最高善的話，*Pleasure is the highest good* 是大同世法也，

『楊朱曰：伯夷非無欲，矜清之鄧，（同由）以放（至也）餓死。展季非無情，矜貞之鄧，以放寡宗。』（此指柳下惠坐懷不亂事，寡宗是子孫少了，）清貞之誤善若此。（此善字與前引伊氏以快樂為善的意思相合，）

這是說大同世「飲食男女」的大法，因為沒有私產的制度；所以沒有廉名，因為沒有家制；所以不貴貞名。如同專制時代『臣罪當誅，天王聖明，』這個話，在其和時代就不適用了似得。

告子，「食色性也」孔子禮運說，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」都須要等到大同世才可滿足的，